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德] 鲁道夫·奥伊肯 著

万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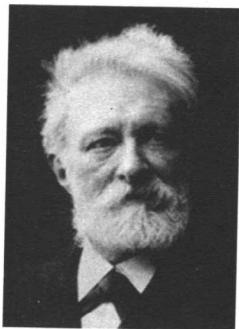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德] 鲁道夫·奥伊肯 著

万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德)奥伊肯(Eucken, R.)著;
万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 (2005. 8重印)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ISBN 7-5327-3680-6

I. 生... II. ①奥... ②万... III. 生命哲
学-德国-现代 IV. B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360 号

Rudolf Eucke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Translated by

Lucy Judge Gibson and W. R. Boyce Gibs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LONDON 1913

根据伦敦亚当-查尔斯·布莱克出版社 1913 年英译本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德] 鲁道夫·奥伊肯 著

万以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875 插页 4 字数 85,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301—6,600 册

ISBN 7-5327-3680-6/B·199

定价: 14.00 元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译者序

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旧译倭铿),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1846年1月5日生于东弗里斯兰的奥里希城。曾在格丁根大学学习语言学和哲学; 获博士学位后, 在法兰克福高级中学教书。1871年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 1874年改任耶拿大学教授, 此后一直在那里工作, 1920年退休。1926年9月15日去世。他曾于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奥伊肯一生写了大量著作, 出版后在德国思想界反响热烈, 而且都很快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他的主要著作有: 《近代思想主潮》(1878)、《精神生活的统一性》(1888)、《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斗》(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种新人生观大纲》(1907)、《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08)、《知识与生活》(1912)、《当代伦理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1913)、《自传》(1921)等。在这些著作中, 奥伊肯论证和阐发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法等国非常流行, 它以当时最时髦的研究论题即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历史文化作为理论对象, 强调生命的精神创造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性, 强调人文科学方法的独特性, 形成了一股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相抗衡的普遍思潮。这一思潮包括不少理论派别, 最重要的有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代表、带有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学派和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等人为代表、更加注重社会历

史领域的生命哲学学派。在 20 世纪头 20 年里与狄尔泰齐名的奥伊肯,作为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生命哲学家,所倡导的是一种历史-文化倾向的生命哲学,用他自己的说法,可称之为精神生活的哲学。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是奥伊肯众多著作中篇幅较小、比较通俗的一本,而且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他的精神生活哲学的方法、出发点、主要内容和特点。

奥伊肯不是一个用理性构造体系的哲学家。他把自己哲学的重点置于实际的人类经验上,从人所经验的生活开始。在他看来,人的生活必然要组织成各种有机的制度,哲学的任务就在于阐明其意义,帮助人们选择乃至改进生活制度。因此,是生活第一,而不是思想第一。思想仅仅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发展、生活状况的重大改变提出对新哲学的需要。新哲学必须比以往的哲学更广泛、定义更明确。首先新哲学必须对以往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作出必要的批判。

在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上,过去的旧宗教和旧哲学所提供的答案显然已不适合现代的需要。19 世纪的德国,各种哲学思潮蓬勃发展,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些思潮虽然各有可取之处,却不能解决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尤其在人生观上。奥伊肯对自然主义、理智主义、人本主义分别作了剖析和批判。他认为,自然主义把人的生活物质化、生物化,剥夺人的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要人安于本能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受生存竞争法则的支配,丧失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理智主义对自然主义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把人的生活抽象化、概念化,要人为抽象的观念或理想而奋斗,同样是片面的、机械的。至于社会上流行的人本主义,也有类似的缺点,它或者只从生活本身论生活,不能超越自身看到全体;或者只注重表面的物质生活,忽

视人的生活本身,忽视精神生活。因此,新的哲学必须寻找新的基础,克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奥伊肯指出,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承认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及其在人身上的展现。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一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要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两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的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奥伊肯认为,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而宗教的力量在于把生活的重心从理智的世界转到道德世界和人格世界。但是他对旧宗教、旧教会非常反感,因而主张用以人格、道德为中心的新宗教取而代之。他希望更新后的宗教能够通过追溯最深刻、最终极的东西来确保精神生活的存留与胜利。他希望实现这样的社会:它摆脱了必然性的压力,并以体现和珍视一种独立的精神性为己任。它的职能是尽可能地在人们面前保持一个精神自由王国,捍卫其理想和价值标准,并造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氛围。如此方可望恢复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奥伊肯围绕着生命、心灵的精神生活、超越的基督教、宗教民主、自由这些基本观念构造的哲学,虽然充满热情,不乏雄辩,却很难克服旧唯心主义和旧宗教的致命弱点;它的伦理学能动性,也未能解决缤纷繁杂的思潮面前现代人的思想危机。作为在 19 世纪转折时期曾经极为走红的生活哲学中的一支,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便同其他生命哲学流派一样,随着欧洲新哲学思潮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的兴起而衰微。今天,面临又一个世纪转折时期,译出奥伊肯的这一著作,谨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份生动的资料。

万 以

英 译 本 序

本书的德文原版在它自己的国家很受欢迎。1908 年出版，初版大约 4000 册已经售罄，并要求印第二版。这一特别的成功表明奥伊肯教授的著作在德国所享有的普遍尊重。他的一篇篇幅更大的著作，现已译为英文，题为《人类生活问题》，已经售出 10000 册以上。

奥伊肯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祖国的疆界。他的著作已被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包括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芬兰文以及俄文。在我们国家，最近一段时间，《时报》、《前卫》和《问询报》就奥伊肯的著作发表了高度赞扬的评论文章。《前卫》的评论员这样写道：“看来，在下一个 10 年，奥伊肯很可能成为唯心主义道路上思想游历的主要向导。”

人们对奥伊肯的哲学作了各种各样的描述，如一种“新唯心主义”，“宗教的”或“精神的”唯心主义，以及一种“能动主义”。它的主要论题（引用他一本尚未翻译过来的著作的题目）是“为精神的生存而斗争”，而它的主要信条则是，倘若没有一种与我们自己密切交流的独立的精神生活，斗争便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与价值。“内在”与“独立”这两个概念不容易界定，不过应当指出，根据奥伊肯的观点，我们内心的精神生活的内在性同时意味着它对我们的超越性和独立性。正由于它亲密地寓于我们之中，精神生活唤起我们对它自己独特的标准、价值观以及义务的尊崇；同时使我们确信，它的权威，虽然只有相对我们的自由而

言才是精神的,却并非由我们自己造成,而是凭它自身的权利生存。

这一本质上属于精神的基础的发展,要求一种广阔的历史视界。倘若要超出我们的有限性并理解我们作为人的真正无限的本性,就必须回头看看历史的经历,设身处地重温世界为精神的生存所作的英勇斗争。我们必须研究人类精神的伟大运动,直到能从它们富于启发的多样性中看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需求相互联系、循序渐进的表达。那时我们将发现,当试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的范围里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

如此理解的精神生活,乃是了解奥伊肯哲学的关键。它能解释为什么他的哲学能够既是一种神秘主义,又是一种能动主义,同时还是一种人本主义。这种“新唯心主义”是神秘主义的,因为它强调精神生活的实在性与直接性,强调人神之间的亲密联系;它是能动主义的,因为它坚持一切精神交流都是对我们道德本性的挑战,而且只有当我们诚挚地把它的价值观作为支配我们行动的权威时,才能作为一种灵感保持下来;它是深刻的人本主义,因为它具有广阔、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也因为把它把我们人类的幸福与这些精神价值观的支配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

奥伊肯的生命哲学,根本上是一种经验哲学,也是一种关于实在的哲学。它是一种人生观,同样也是一种世界观,虽然世界观由人生观所决定,而不是相反。精神世界因我们精神上的忠实而创生、而持存:它是人尊重精神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的结果。

最后,我们要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慨然允诺审读全部校样。另外,我们还要指出,根据作者自己的建议,译文有两处与原文略有不同。第一处更动的范围在第11页(中译本第8页)的脚注中作了说明。第二处更动出现在第143页(中译本

第 101 页)上,原文中“我们反对把人格当作包医时代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倾向”这句话,换成了现在文中所用的话。

L · J · 吉布森

W · R · B · 吉布森

前 言

在论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这个问题时,我们的主旨是要使个体清楚地意识到现今的种种精神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予以合作。对任务的这一构想,给我们的哲学方案规定了某些限制;不过在这些限制的范围里,启蒙仍然有其地位,这一点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变得显而易见。在某些人看来,论述的第一部分即以批判为主的部分也许拉得过长。但是只有表明我们的主要论点乃是达到目标的惟一道路,才能令人信服地展开我们的论述;而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才有可能重建生活与复兴文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批判的论述是不可省却的。它不是附加成分,而是必不可少的。

鲁道夫·奥伊肯

1907 年 12 月于耶拿

目 录

001	英译本序
001	前言
001	导言

今日问题状况

005	旧有的解答
005	宗教
008	内在论唯心主义
014	现代的文化
014	劳动
018	实在论的生活图式
019	对生活问题的自然主义解答和理智主义解答
030	纯粹人本主义的不足

回顾与展望

042	先前探索的结论
047	错综复杂的现状
050	预言一种肯定的解答

试图重建

056	根据
056	主题
064	展开
065	努力保证生活的稳固基础
066	自由与首创精神的成长
070	对自然人的抑制
083	疑点难点讨论
092	总结
098	用于现代生活

105	附录
-----	----

导 言

人的生活可有意义与价值？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能摆出拥有某一真理的样子，而只能去逐步展现真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个仍未解决的难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不去解决。我们现今的时代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自信，关于这一点，必须更详细地予以阐明。不过要表明这种自信对我们必不可少，倒无需任何精妙的论证。我们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影响，为无穷无尽的问题所困扰，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很难看出任何统一的意义或目的。何况，生活并非仅是空闲的游戏；它要求辛苦、劳作，克己、牺牲。这种辛苦，这种劳作，是否值得？整体的利益能否补偿局部的危险与损失？它能否肯定地向我们证明生活值得一过？这不只是个纯思辨的问题；因为倘若没有对某种崇高理想的信念为我们的一切活动注入热情与欢乐，我们便不可能获得生活的最大成功。

诚然，在某些时期这个问题可能处于潜伏状态。传统和社会要求设立了确定的指导路线，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倘若一旦产生了疑问，倘若人们对支承整个结构的假设表示怀疑，信念的颓坏便如烈火肆虐，四处蔓延。我们越是苦思冥想，问题越是变得复杂难解。当我们想要去证明，生活虽有其种种表面的混乱，却仍然具有某种意义与价值，而且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它值得一过时，似乎过于自不量力。

怀疑造成瘫痪,侵蚀了我们时代的生机。我们看到的明显证据在于这一事实:虽然取得了一切令人惊异的成就和持续不断的进步,我们实际上并不幸福。没有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相反,倒有一种强调人的微不足道、藐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倾向。较为仔细的考察表明,人们为了统一生活在作真诚的努力,然而,即使如此,所用的方法也是迥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可供选择的制度,可供选择的理想,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却同样要求我们去拥护。而既然其中没有一个明显地、使人信服地优于其他选择,相互冲突的倾向与标准便依然是当今的常态。在某人看是至高的善,对另一个人却是绝对的恶;使第二个人充满激情的东西,第一个人却认为怎么谴责都不为过。因而,面对局部工作的丰富成果,我们却不得不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无法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于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走道路的性质越来越没有把握。形势迫使我们考虑这个问题:面对着黑暗、怀疑和否定,我们是否还能从生活中找到某种价值与意义,冲突的要素是否终将会服从某种伟大的建设性的理念?

除非我们准备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否则这个问题便无法解决;惟有看作整体才能够对其价值作出判断。但是应当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呢?不错,我们必须作这种尝试,我们对幸福的向往要求这样,这乃是有理性的人的渴望,他不能完全沉湎于流逝的瞬间,而必须追求某种包罗一切的目标。然而,无论这种要求有多强烈,无论推动着它的激情有多深沉,不超越人类的特殊范围便无法满足它。因为人的生活与宇宙的生活无可解脱地连在一起:人必须弄清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并据此来调节他的活动,而避免耽溺于任何有悖于万物之理、有悖于他自身的诚实本性的幸福。那么,人对幸福的渴望与真理的要求有办法调和吗?真理与幸福的这种调和,无疑是所有试图坚持生活

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所怀的梦想,至于这种梦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并迫使人们注意。它并非由哪一个人发明出来。它乃是时代最深层意识的结果;乃是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人类如此关心的迫切问题必定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所有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视哲学为笑料者当然不在此列。

我们很自然地批判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必须提供的问题的解答开始。虽然普遍的思想混乱使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发现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东西,但是,若说它们之中不包含任何真理成分的话,那便很难想象,它们会被如此详尽地阐述,并赢得如此广泛的赞同。毫无疑问,它们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经验的某些形式;给了我们有关问题现状的广阔视野;而且,也许正是由于其不尽人意,它们可能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一个关键性的岔路口,同时指出我们自己应当遵循的方向。